

# 亚运读本

杭州2022年第19届亚运会



亚运时光“记”

HANGZHOU

1990

## 北京亚运会

### 康凯

借亚运会之光  
第一次坐飞机



1989年秋,我工作的第二年,跟着部门里的老同志老周赴北京采访第十一届亚运会筹备情况。当时北京亚组委在开幕不到一年之际,邀请了十省市媒体前去探访,创刊仅两年多的钱江晚报也在其中。

34年过去,其他内容不翻报纸是想不起来了,倒是场外经历的一些事,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
一是第一次坐飞机。那时候坐飞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,个人不能随便买机票(多数也买不起),得有重大事项凭单位介绍信去武林门民航售票处买;航班也很少,售票窗口挂一块牌子,上面手写着哪两个航班有票。那些年出远差一般都坐绿皮火车,杭州到北京27小时,到广州36小时,到昆明60个小时,坐下车时双腿水肿那是真实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。关键还别说硬卧,连硬座都一票难求,哪像现在手机上点点各种票就买好了。头一回坐飞机两小时就飞完了,当时真恨不得飞慢一点,还没坐过瘾。

二是第一次吃肯德基。那时候肯德基刚进入中国不久,全国只有北京有,杭州直到1993年才见到这位白胡子老头。顺便说一句,上面说到的凭单位介绍信买机票是1993年取消的,使用了几十年的粮票、油票等生活票证也是1993年退出历史舞台的,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年份。自此之后,我们出差就不用再带粮票了。我花17.5元吃了三块鸡套餐,当时每月工资才八九十元,等于花了五分之一的工资换来4年的吹牛资本,也值了。

当时在京采访的小伙伴里,有不少后来成长为业内翘楚。30多年前信息还不够发达,我们无论是在家值班还是出差采访,各地同行之间几乎每天都要交流信息和选题,有一种抱团作战的温暖。后来进入互联网时代,这样较为“原始”的直接交流少了,犹如从墙门房搬进了小区房,慢慢变得客气了。因而现在回想起当年一条战壕里滚打的小伙伴,尤觉珍贵和亲切。

第二年亚运会正式开幕,部门里三位同事都去了北京,我一人留守编版。办公室成了“单人房”,我就把床也搬了进去,一住半个多月。晚上接稿编稿,早上起来马上去排字房拼版。那时候基本上都是手工劳动,写稿是手写,传稿是发传真。文字稿还好,最怕发照片,速度慢不说,清晰度也很不理想。

至于排字房里的一道道工序,跟现在的“代沟”就更大了。编好的稿件得先交给排字工,从铅字架上把相应的铅字一个字一个字地取下来排好,拿到油印机上推拉一下,一张小样就出来了,编辑修改并计算字数之后再由拼版工拼到大样上。拼版工除了严格按照版面编辑画的版样纸拼版之外,唯一的调整余地就是行间嵌条。版面紧了就拿镊子把嵌条抽掉,压缩行间距;松了就加一两条嵌条,拉宽行间距,直到严丝合缝地拼完整块版面,纯手工。整个上午就干这事,中午吃饭前,收工,付印。下午报纸上街。

1990年北京亚运会,可以说是亚运历史上最受国际关注的一次盛会。这不仅因为它第一次在中国举行,而且除伊拉克之外,所有亚奥理事会的成员都参加了,这在亚运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。因此吸引来的中外记者多达4000余人。当时创刊仅3年多的钱江晚报拿到3个采访名额,这不仅在省内是最多的,即便在全国同行中也不算少了。

派出记者多,报道的任务自然重。好在我当时担任着中国体育记协晚报学会的秘书长,体育界熟人比较多,这帮了我们大忙。比如亚运村内,一般记者是不允许进去的;而越是这种地方往往越有人们感兴趣的新闻在。外国记者崇尚一句格言,叫做“no news is good news”。所以大家都想办法往里钻。正好亚运村的一位副村长是国家体委的一位老朋友,每天晚上他都给我们提供一些亚运村内的新闻。我们干脆开辟了一个《村公所纪事》的栏目,天天刊登一些独家趣闻,很受欢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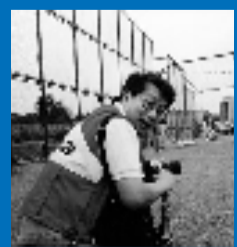
在所有稿件中,叫人难忘的当算闭幕后的那篇“压轴稿”了。

记得亚运会结束的当天晚上11点后,熙熙攘攘的记者大本营惠侨饭店一下子变得静悄悄的,我和陈清华、孙杰山三人却依然在房间里议论着——大家虽已人困马乏,可仿佛总还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,于是决定写一篇综述。

我写了一段后,再也写不下去了。我在想:写了半个月的比赛,综述还是写比赛,我们的思路是不是给赛场给束缚了?应该怎样立体地看这次亚运的成就?它显示出了中国人的一种什么样的精神?怎样为我们的这次报道画上一个圆圆的句号?

经过一番议论,大家认为除了比赛成绩外,有三种精神最足以概括这届亚运会的成就。那就是参与精神、拼搏精神和奉献精神。按照这个共识,决定重起炉灶,三人分头行动。而这时,已经是凌晨2点多了。

一夜通明的灯火,终于产生了晚报亚运报道的压轴戏——《弦歌不辍唱大风》。三个人读了后的自我感觉都还不错,于是约好中午去吃“肯德基”。请不要见笑,1990年国内只有北京、上海这少数几个城市吃得到“肯德基”,杭州还远无其踪影呢。



### 周守瑾

闭幕式后  
又熬了一夜

笔名乔纳舟,浙报集团资深新闻工作者,曾任中国体育记协晚报学会秘书长,现离休。

1994

## 广岛亚运会

### 孙杰山

当红“马家军”  
参加“中考”来了



钱江晚报资深体育记者,曾任钱江晚报副总编,后因病去世。下文是她2002年时回顾自己1994年广岛亚运会亲历感受。

1994年,我亲历了日本广岛亚运会。

就像刚品了一壶香醇的龙井,在经历了举国轰轰烈烈的1990北京亚运会后,对紧接着的这届广岛亚运会,很多中国人都隐然感到了口中的寡淡。你想,在亚运会上,中国坐上金牌榜首位还有什么悬念吗?

也就在那一年,国家体委提出了亚运是中考、奥运是大考的说法。其时,正当窜红的马俊仁率“马家军”赴广岛参加“中考”来了。总算,人们的口中有了一丝滋味。

记得很清楚的是,当时的马俊仁真牛。单就广岛街头热卖的马家军一号营养液,就能感觉到这种神秘的分量。在这其中,尤以王军霞万米夺魁最具英雄色彩:她没用上青龙偃月刀,万米走单骑,就抖起了八面威风,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实力强劲的东道主选手玩弄于自己的纤纤玉掌。

1994年10月15日,亚运会女子10000米跑,王军霞以30分50秒34轻松夺冠。场边的行家 and 观众都觉得,如果王军霞想破世界纪录,好象并非不能。对此,中国田径队领队韩永年透露了其中的秘密,原来是他的“激将法”将马俊仁“调动”了起来:当时赛前不少人认为马家军状态低迷,所以韩永年就“激”马俊仁“王军霞的万米跑不进31分之内”。老马问“跑31分15秒行吗?”韩说“不行”。于是马俊仁下了决心。由此,王军霞在万米比赛中,前半程跑得很慢,直到最后3000米才开始加速。而最后200米冲刺时,她只用了30秒。韩永年解释说:“这是马家军在向大家显示实力。因为看长跑,看的就是后半程。”

能将万米比赛随心所欲地调控到如此境界,不是玩儿,是什么?

那年的亚运会,中国代表团从日本广岛拿回奖牌“不计其数”,王军霞这万米夺冠传奇堪称最牛之一,无论其过程还是结果,我认为,这是1994亚运会上中国英雄主义的华彩乐章。

我们可以忘记亚运会是在何时何地举行的,甚至可以忘却那一枚枚闪亮的金牌,但我们不会忘记的是一种英雄的力量和精神。